

重点推荐

书香茶座

# 《寸铁笔记》：“思与诗”的双重能力

□张炜

在我眼里，很少有作家像蒋蓝一样，平时缄默，但一旦发言，就有滔滔不绝的言说能力。这在他诸多著作中都有出色的表现。他写蜀地，写土匪和异人，这些篇章华丽且激情四射，有一种撼动人心的力量。他的文笔与类似写作的不同之处，在于拥有强劲的中气，以此推进，其文字从来不乏仁慈、怜悯等深刻的情感。

这样的一种能力令人羡慕，也很容易被当成一个杰出作家的基础。这或许让人忽略了它的另一种可能：不知何时，又会化为卓绝、短小、灵动一闪的文字。

眼前的这部《寸铁笔记》，体量短小，保持了一如既往的激切和生气。这些文字给人以凿实的打击力，深邃广博、浩瀚孤绝，像一个个独立不倚、散在苍茫思想之海中的岛屿；从高处俯瞰，更像是一些宝石颗粒，这之间又有相通的纵横交织的暗道连接，实际上交织成一个立体的思想的网络和洞穴。这就显出了非同一般的性质。我更愿意把这样的写作，视为杰出作家的一种基础。

这是思想和诗化的能力，即歌德一再强调的“思与诗”的双重能力。它们有时纠缠在一起，有时又各自分开；它们更多的时候呈现出一种纠缠的方式，延伸和突进。从这些短小的篇章里，可以看到蒋蓝灵光一闪的机缘是那么多，而且他不倦的思索和追逐，又是那样顽韧，以至于不肯放弃，最后把它们一一记录，成为一堆璀璨的语言宝石。

在当今碎片化阅读的时代，它们似乎是应运而生的。不过这不是一般的碎片，它断裂的棱面上有钢钻的颜色，是足够坚硬的。所以当有人试图轻易地用手拢起这些散乱的碎片时，会因为碰撞而多少感到不适。它晦涩难懂，孤僻。这使它天生具有拒绝一般读者的性质。但毋庸多言，正因为拥有如此的品质，才使之变得更有价值、更为卓异和不可多得。

我们这个时代的碎片何其多，但唯独缺少类似的质地和形制。它们是寸铁，有强韧的力度和相应的重量。这对于滔滔不绝的蒋蓝来讲，貌似一次简洁和收敛，实际上却是一次特有的固执的延续，即从来如此的豪放和激荡。

我们在面对这些思和诗的颗粒时，或许多少希望它们变得柔软顺适一点，让其变得可人，起码有一副更接近的外形。这当然是苛刻了。蒋蓝如此地过滤时间，将一些具体过滤出来。思想的网格有时粗糙，有时紧致，不停地从记忆的河流、从蜂拥而过的生活中拦截，最终让宝贵的部分留下来。

这一次阅读可以是从头至尾的通读，也可以捡看某些片段，吸取和领略。无论怎样，都是一次启动的思索之门和审美之旅。我们抚摸，打开，合上，遥想，思绪像作者一样奔驰无羁，奔向无垠的天际。

(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

# 马镰刀的英雄之旅

——读高建群《中亚往事》

□段建军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地理环境、文化氛围中孕育、生长起来的各具特色的文明。受当时交通及传播媒介的限制，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这两种文明相互隔绝，彼此互不影响。大约3800年前，游牧民族跃上马背，四处征伐，向东西方民族索要生存空间，无意间在东西文明之间踏出一条“交通—交流”通道，就此揭开了东西方文明的沟通史；与此同时，也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开辟出交通往来、文化交流的路径，开启了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的融合历程。此后，中亚的戈壁滩、大碱滩、大草原、黄土地等地，成了不同文明的交流汇聚之所，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英雄豪杰、美人雅士前来，演绎出改变命运、书写传奇的生动故事。

在中国的汉代和唐代，众多英雄豪杰、奇人异士踏出了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促使当时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迈向高度繁荣。西域这片“交通—交流”之地热闹非凡，古驼队披星戴月、络绎不绝，英雄豪杰鱼贯而行，人们在此尽显个性，彰显崇高品格与无畏精神。“交通—交流”空间里出现的个体与民族盛况现象，引得一代又一代诗人、哲学家跳出以往历史学家的惯常视角，深入思考民族及个人发展现状与未来。

高建群的长篇小说《中亚往事》，以其在新疆边境从军经历与丝路文化考察为线索和背景，讲述主人公马镰刀（即青年商人马明轩）离开家乡杭州，踏上陆上丝绸之路开展商贸活动，在此期间历经两次身份认同蜕变的故事。他在“交通—交流”空间里，与秉持不同行为法则的人打交道，对身份认同的改变持开放态度，理解、包容他人并经历改变与自我成长，于各种始料未及的险遇中，逐步实现告别旧我、成就新我的蜕变。

马明轩的第一次人生身份认同转变，发生在他随父亲经商途中。彼时，遭遇了同样深爱叶丽雅的她，情敌相见，分外眼红。在为爱决斗时，他被胡勇用镰刀砍成重伤。恰逢一伙正缺首领的土匪，为求活命，他舍弃了商人马明轩的旧身份，与父亲决裂，摇身一变成土匪头子马镰刀。自此，他成为有经商的头脑、擅于经营的土匪，还从土匪处获取了在乱世中活下去的力量。商人重利，土匪恃强。商人以利益为饵引诱目标，土匪凭武力威慑手段。商人若无力量支撑，易遭欺凌致利益受损；土匪若缺聪慧头脑引领，便会盲目行事四处碰壁。土匪头子马镰刀经此身份转变，将商人的睿智与强盗的勇猛相融合，凝聚成一股强大且睿智的力量，使自己成为更能在中亚这片充满野性之地生存的强者。从此，中亚大地少了一位年轻人马明轩，多了一位杀富济贫的土匪马镰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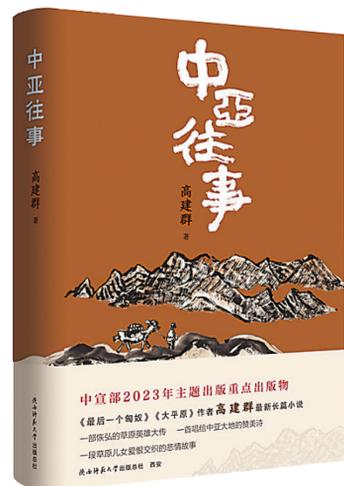
马明轩第二次身份转变，是在他身为土匪头子马镰刀，凭借强力杀富济贫，被牧民拥立为草原王之后，却成为权贵刘永寿父子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家世交——伊犁将军府官员高天德，赏识他的智慧与勇力，向伊犁将军举荐，令其率20名手下改换身份，以强力保家卫国、戍守边防。将军认为此乃变害为利之举，一则铲除境内土匪，二则为边防增添一支御敌武装。马镰刀觉得，这是洗净自身与部下污名的绝佳机会，既可为自己和家族洗脱罪名，又能践行保家卫国的民族大义，此乃每个男儿心中的英雄梦想，亦契合自身心愿。于是，双方达成共识。马镰刀为追随多年的兄弟讨要到一道特赦令，无论他们居于何处，过往罪责均不予追究。从此，他再次告别旧我——土匪草原王，成就新我——白房子卡伦站的首任站长。此后，他巧用智谋铲除仇家——无恶不作的刘永寿父子，报了家仇；又凭勇敢和力量击退贪婪且背信弃义的沙俄侵略者，捍卫了国家尊严。他以自己的传奇经历，铸就了一段不朽传说。

《中亚往事》试图解锁那片广袤内陆腹地尘封已久的往昔，引领读者跨越时空，沉浸式触摸那片土地。书中，作者用细腻笔触勾勒出中亚地貌，茫茫草原、巍峨雪山与无垠沙漠跃然纸上，仿若风沙拂面，驼铃在耳。它不仅是自然景致的铺陈，更是串联起历史线索的绸带，见证诸多民族逐水草而居、迁徙交融。沿着历史的脉络继续深入，《中亚往事》将笔触探向了中亚的辉煌往昔。曾几何时，丝绸之路宛如一条闪耀的缎带贯穿这片土地，骆驼队马帮川流不息，驮着东方的精美丝绸、瓷器，与西方的香料、珠宝，在中亚的集市汇聚一堂。《中亚往事》以史为镜，映照出中亚独有的雄浑与沧桑，助我们洞悉这片土地底蕴，珍视多元文明交互硕果。

《中亚往事》以充满传奇色彩的“交通—交流”空间吸引读者，借英雄马镰刀的惊险人生历程震撼人心，凭惊心动魄的家仇国恨故事吸引读者，让读者于阅读之际历经心灵的冒险，收获超越自我的畅快体验。阅读《中亚往事》，将带给读者一段穿梭于历史与传奇之间的奇妙旅程与美好体验。

高建群身为老兵，内心始终澎湃着英雄情怀。作为行吟诗人，且行且歌，探寻不止。这片天地，是历代成功商人梦寐以求且往来穿梭之处，是往昔勇士驰骋并驰骋纵横之地，也是历代哲人与诗人深深眷恋之所。作家高建群的英雄梦想，伴随着《中亚往事》这部作品，伴随着马镰刀的英雄征途，将在读者心中激起强烈共鸣与回响。

(作者系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亚往事》，高建群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

# 文学批评对话意识的自觉

——评《“四叶草”论丛》

□邢建昌

《“四叶草”论丛》由王力平《水浒例话》、郭宝亮《沧桑的交响》、秘樱《把最好的部分给这个世界》、王文静、王力平《文学是一次对话》4部著作组成。这4部著作的评论对象不尽相同，但都聚焦文学经典与文学传统，关注创作现场与文坛生态，以新鲜活泼的话语方式，呈现文学世界的斑斓图景。

《“四叶草”论丛》不是文艺评论的集子，更不是自说自话的理论独白，而是有趣的灵魂——批评家与作家、批评家与读者、批评家与批评家之间以文本为纽带的对话，是同气相求、将心比心、相互发现，共同实现文学意义和可能世界塑造的过程。王力平《水浒例话》是30余年来细读《水浒传》的结晶，作者以轻松闲适的心境和灵动有趣的随笔方式走进《水浒传》，分析《水浒传》里的人物、语言、叙述和结构等方面的匠心独运的安排，为读者提供一条登堂入室、领悟奥妙的门径。对细节和个性化的关注，显示了作者高超精湛的文本解析能力和对古典诗话、评点等古代文论与批评话语方式的娴熟掌握。郭宝亮《沧桑的交响》拈出与王蒙、陈超和王力平的3次对话作为全书的开篇，力图展示作者笔下的当代文坛既摇曳多姿又与众不同的精神风貌，文笔老道，见解犀利，有一种置身文坛现场批评家的身份自觉。秘樱《把最好的部分给这个世界》里的文字一如他的为人，朴素鲜活而又人情练达。他的评论领域横跨诗歌、小说、网络文学和戏剧影视等，通过作者与鲁敏、薛舒、黄咏梅等14位“70后”作家的对话一次次走进这些青年作家的精神世界，倾听他们的所思所想。《文学是一次对话》是两代学者之间的一场理论和智力的游戏，对话所涵盖的内容涉及女性文学、非虚构写作、生态文学、乡土文学、文学里的城市、现实主义等。可以看出，这些话题都是影响着文学认知、亟须澄清的问题。为了回应这些问题，两位作者也是做足了功课，既要言不烦、言而有据，传达一种“有根据的知识”，又明心见性、直逼本质，从而使对话成为一种弥漫着气息，携带着温度，传递着能量的交流场域。

《“四叶草”论丛》体现出4位作者对话意识的自觉性。对话意识是批评家深入到文体实践中的理论气质和价值取向。文艺批评从根本上说是对话性的，对话

意味着批评主体始终是以复数形式存在着的，每一位批评主体在文学面前享受平等的权利，谁也不是文本唯一正确的解释者，都是参与者、倾听者、阐释者、书写者，文学的魅力在于这种思想、意蕴、精神的丰富性、差异性、多样性和敞开性。《“四叶草”论丛》里的作品都是对话性的，这里不仅有批评家与作品的对话、批评家与作家的对话，也有批评家与批评家、批评家与潜在的读者的对话。对话的前提是对文本的心存敬畏和暖意，而不是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由对话带来文学批评的柔性笔调，充满了询问、磋商、探究的语气以及对自身有所不能的警觉。对话也培育出文学的富饶性，通向多声部的文学实践与文学生态。《“四叶草”论丛》就是这样一套由对话意识的自觉而带来的富有美学气质的文艺批评丛书。

不仅如此，《“四叶草”论丛》还是对对话式批评文体的勤勉践行。对话体作为古老的文体，不只属于文学批评，古代哲学、经学的典籍里都有对话体。通过对话体的批评实践，可以有效抵制职业性写作的程式和教条，带来批评文风的灵动、活泼、细腻和优美。对话体写作一点儿都不允许思想的偷懒，背后是极其繁重的累积工作，事前必须做好功课。对话的双方不仅要有共同的精神旨趣，而且要以独立的个性特征显示出才情和思想的交流与碰撞。还要巧设问题情境，引导对话者敞开心扉，打开话题，说出对话才能说出的那部分内容。

《“四叶草”论丛》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理论何为、批评何为的反思契机。毋庸讳言，文艺评论不是文艺生态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其有机的组成部分。批评家率先进入到作品的探险之中，有能力引领读者一起参与文本的阅读。没有批评，读者就有可能就会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的作用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帮助我们实现对于文学的理解。

当前，人们呼唤批评的在场性、及物性，对话体是一种很好地实现上述目标的方式。对话体有助于实现批评文体的解放，但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对理论的弃用。事实上，好的批评不仅是在场的、及物的，而且也是有理论的。对话体固然有助于实现批评的“轻理论”性质，但它不应该以牺牲理论特有的力量为代价。因



《“四叶草”论丛》，杨庆祥主编，花山文艺出版社，2024年9月

为，对话是充满现场感、灵动的，也交织着随机性、偶然性的不确定性的知识生产场域，这个特点内在地要求理论积极有效地介入其中，以保证对话是理性的、有根据的，而不是主观的、任性的。而理论也需要在这个介入过程中降下身段，以谦卑的心态倾听来自文学性的呼唤。

如果说对话体可以穿透由概念、思辨、推理所构筑的理论的坚硬的外壳，唤醒理论的文学性表达，那么，以这样的理论做底色、背景和工具，批评将有能力以文学性和理论性的双重视野打开文本，体验在场，形成判断、引领风尚，与文学一道完成对可能世界的塑造。这也许就是对对话性的文艺批评文体提供给我们最宝贵的启示。

(作者系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 《弃犬历险记》的叙事美学与情感体验

□林爱瑒

小说《弃犬历险记》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且积极励志的故事，作品构思精巧，主题深刻，文笔优美酣畅，生动刻画了人与动物之间感人至深的情感，引发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同时描绘出快速变迁的时代图景。

小说主线围绕阿花和“我”一同奔跑、共同成长展开。主角阿花是一只农家土狗，刚出生便被打上“会带来厄运”的标签，险些遭埋。后来被小主人“我”领养，其一生历经护主、在他乡流浪、获他救与自救、重新找回主人等经历。在那个特殊年代，“我”一夜之间失去城镇户口，也失去了酷爱的图书馆、电影院，只得回到偏远乡村与“下放”的母亲相依为命。随后收养了弃犬阿花看家护院，“我”与阿花在与命运的抗争中不断逆袭、成长，最终一起奔向城市，踏入大学校园，开启人生新篇章。

小说的副线是如精灵般的蒲公英。蒲公英与狗，一静一动，相互呼应。命运恰似蒲公英，四处飘荡。蒲公英贯穿全文，它轻盈、灵动、跳跃且美好。作者每每不经意地提及蒲公英，都会让人不禁心生感动，给人带来无限的遐想与希望。乡下的火车站，成了“我心中的向往之地”，因为它能通向全国有铁路的任何地方，“我”常在那里畅想

“我”的诗与远方，那是一个如“我”的蒲公英飘落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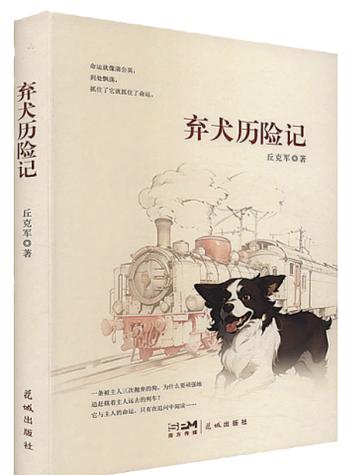
小说中有诸多日常生活场景的描写，细致且生动，既能烘托主题，又可使读者产生共情。那时，“我”的父亲从乡下回城途中失联，半个多月不知所踪，把家人折磨得日不思食、夜不能寐。“我”和母亲日夜兼程，往返数十公里，当回到门庭冷落的乡下家中时，正在屋前屋后寻觅虫子的20多只鸡见到久别重逢的主人，纷纷围了上来，母鸡“喔喔”地叫，母鸡“咯咯”地唱，刚产完蛋的母鸡则“咯咯哒哒”地报喜，生活顿时充满了情趣，苦痛也瞬间消解。小说多处着墨的崖洞村、长垌村、长垌河、老街街等地方，无一不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幅充满岭南乡村气息的风情画。

小说中的人物对话生动鲜活，就像小说的“活

力素”，能让读者深切感受到故事的蓬勃生命力。书中母子间的对话及相处模式，风趣且耐人寻味，充满了生活智慧。在阿花被列车员赶下火车失踪的20多天里，母亲劝慰“我”要相信奇迹，并引导“我”在希望与失望交织的煎熬中读完了《十万个为什么》《小布头奇遇记》《物种起源》《乡土中国》等书籍。母亲总是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鼓励、引导孩子读书并去“创造奇迹”，也让孩子在“见证奇迹”的过程中，领悟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命运常常会把一些事物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给迷途归来的弃犬阿花治病，机缘巧合下，阿花竟遇到了生它的“父亲”，原来阿花有着猎犬血统。而“我”也因此结识了一位“学术导师”——兽医杨教授。为了治好阿花的病，正在回乡改造的杨教授变本加厉地要求“我”到实验室干活、参与

动物实验，还不断督促我读书、写读后感，甚至固执地把阿花改名为“小汉”。作者构思巧妙且顺理成章，将散文式的乡土场景刻画与时代大背景下的人物命运紧密结合，成功实现了阿花与“我”的命运飞跃。旺丁叔、杨教授都成了“我”挑战命运的“人生导师”，助力“我”抓住命运的机遇，就如同抓住那象征希望的蒲公英，进而成就梦想。小说的结尾更是别出心裁，阿花的动物标本被生命科学院的教授和博士通过技术手段复活成“数智犬”，并被广泛应用于火灾、地震、缉毒等多种场景。此举使得小说跨越了科幻与现实的边界，将读者的视线引向未来，为读者打开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充分体现出作者对时代生活的密切关注与深入思考。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弃犬历险记》，丘克军著，花城出版社，2024年4月